

陆游的寺院造访及其诗歌的梵景书写

左 福 生

(重庆师范大学 编辑出版中心,重庆 401331)

摘 要:陆游在以身许国、收复河山的豪情之外,对悠游山水、造访佛寺有着浓厚兴趣。除游赏之外,其佛寺造访涉及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诉求,前者多表现于行役中对寺院的食宿依赖;后者则寄寓山居体验以实现精神之超越。寺境的幽玄清寂由此而影响到诗人及其创作,一者刺激了诗人的诗性省思与创作自觉,二者强化其诗的梵景内涵及书写。诗人在寺景的状写中,尤能以视听交织的精妙笔法摹写钟声,呈现出系列精彩的“声音风景”。陆游的寺院造访是其“空灵、超妙、淡远、明丽”诗风形成的现实生活基础。

关键词:陆游;佛寺;造访;钟声

中图分类号:I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1)02-0040-10

doi:10.19742/j.cnki.50-1164/C.210205

在宋金矛盾紧张起伏的历史境遇下,陆游以其强烈的爱国热情与抗金意志形于事功、表于诗文,彰显了一代文士的壮伟豪情。受其情之感染,人们对陆游的从军爱国诗给予了高度重视。相对而言,其诗集中反映闲情逸景如写景、记游诗等所受关注稍弱,对那些流连山水、寄情世外的作品则颇为忽略。生活中的陆游有任情适性的一面,因而被人责以“颓放”。他向往自然,经常悠游山水应对寂寥,尤热衷于造访佛寺。反映于诗歌,则丰富了清远幽寂的诗境书写,并形成鲜明特色,学界对此尚未做专门考察,值得深入研究。

一、成长环境与佛禅信仰

考察一个人有关宗教的行为,必须联系其成长环境及对该宗教的信奉程度。陆游一生频繁造访佛寺,除当时社会文化风尚对其造成的影响外,早年的成长环境及相关经历对之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 成长环境

陆游生长于浙东会稽山阴,此地佛教渊源久远,晋义熙十三年(518)高僧昙翼即于此结庵,“内使孟

收稿日期:2020-11-12

作者简介:左福生(1971—),男,福建武夷山人,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编审,研究方向:唐宋文学与诗词学。

基金项目:2019 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佛教寺院与宋代诗歌的互动关系研究”(19XZW013);重庆师范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宋代寺院对诗歌创作与传播的影响研究”(19XWB024)。

覬请置法华寺”^{[1]卷七,1783}。两浙奉僧向佛民风极炽,“浙俗好佛,故阿兰若之在浙者滋益多。”^{[2]350}陆游《僧庐》诗写道:“贫民妻子半菽食,一饥转作沟中瘠。赋敛鞭笞县庭赤,持以与僧亦不惜。”^[3]崇佛习尚必然会带动寺宇梵刹的繁荣,据嘉泰《会稽志》卷七所载,山阴县有赐额寺院共46座,知名梵刹有天章寺、天衣寺、法云寺、本觉寺等。在此佛教环境中成长的陆游从小耳濡目染,佛寺为其日常造访游玩的主要场所。另外,其父还于寺院设书堂,陆游年少时常随其往来,由其《舍北望牛头山,山有延胜寺,先太傅书堂在焉,六年前尝泛小江往游。寺焚于陆寇,书堂无复存矣》诗可以联想。陆游游观寺院之趣早年渐已养成,作于开禧三年(1207)的《忆云门诸寺》诗道:“三百六十日,安可日日愁。四百八十寺,要须寺寺游。”这是他回忆往昔游寺情形,不仅反映其乡间寺宇之多,也透露其以游寺为乐之深趣。

当地法云和云门二寺对陆游影响颇著。法云寺距山阴陆宅很近,在陆游童年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陆氏文集中有三首题为《法云寺》诗,另有多诗涉笔法云寺,这些诗透露了他与该寺的密切关系。其一云:“法云古兰若,西走钱塘路。帆影梅市桥,人语柯山聚。吾家昔为邻,来往无晨暮。十世三百年,散徙非复故。修廊与广殿,亦已化烟雾。经营久不倦,大体始略具。钟鱼以时鸣,轩槛有幽趣。中庭扫荒秽,断碣起颠仆。老我绝世缘,随身惟两屦。愿言治北窗,寂寞同子住。”此诗虽作于晚年,但仍对“吾家昔为邻,来往无晨暮”的情景记忆犹新,道出陆游造访该寺的频繁经历。

对于法云寺的环境及香火人气,陆游有深刻记忆。《法云寺》其二云:“勾践旧国古会稽,南山拥郭分东西。城门大路引绳直,西走百里皆平堤。客行欲晓到梅市,喔喔尚听城中鸡。法云古寺临大泽,风皱百顷青玻璃。迎来送往此其地,素壁时见前人题。”陆游对该寺“迎来送往”之盛况感受尤深,所作《法云寺观音殿记》云:“绍兴府法云寺……居钱塘、会稽之冲……凡东之士大夫仕于朝与调官者,试于礼部者莫不由寺而西,钱往迎来,常相属也。”^{[4]卷十九,268}因过往之密,他对该寺情怀深挚。在另一《法云寺》诗中写道:“不到法云久,秋高初一来。厨供菰白美,池蘸水红开。桥畔逢游衲,云边数过桅。同游恨归早,珍重约寻梅。”

出任夔州通判于陆游是一次远行。告别家乡之日,他与至亲饯别,地点就选在法云寺。《入蜀记》中道:“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得报差通判夔州。方久病,未堪远役,谋以夏初离乡里。六年闰五月十八日,晚行,夜至法云寺,兄弟饯别,五鼓始决去。”^{[5]卷一,1}可见法云寺在其心中的地位非同一般。自蜀归来后,陆游仍时常游访于此。淳熙十三年(1186)春,他作《游法云寺观彝老新葺小园》诗道:“古寺朱扉傍水开,高僧笑语共徘徊。阴阴曲径人稀到,一一名花手自栽。竹笕引泉滋药垄,风炉篝火试茶杯。此行自喜非生客,二百年间六世来。”其对法云寺的深情可谓溢于言表。

云门寺是影响陆游的另一佛教空间,此寺在会稽若耶山。陆游有《忆云门诸寺》诗道:“云门若耶间,到处可淹留。”成年后,尤其在行役中,陆游常常对云门寺流露眷念之怀。如《雨声》诗写道:“令人忽忆云门寺,半夜长松堕雪时。”《思云门》道:“只欲移家若耶去,乱云深处听滩声。”晚年所作《云门感旧》诗有句云:“总角来游老未忘,背人岁月去堂堂。”“总角来游”透露其年少时即多次游访此间,从其时光之叹中亦可感知诗人对云门寺之深衷。

(二) 佛禅信仰

一般来说,对佛寺有频繁造访者多为亲佛之士,北宋诗人中,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颇为典型。相较而言,陆游的亲佛色彩并不突出,以至于学界极少探讨其思想中的佛教成分。陆游作诗不像苏黄诸家喜欢在诗中表达禅趣或暗示禅理,即便涉及禅语,也基本是取其通俗之意,与个人的宗教信仰关联不大。如其《道院遣兴》云:“满镜新霜老可惊,十年烟陇废春耕。黄丝黑黍有归梦,白发苍颜无宦情。浮世不堪供把玩,安心随处是修行。尚嫌未到无为地,酷爱朝钟暮磬声。”诗中“浮世”“安心”“修行”诸语是亲佛者的口头禅,陆游于诗中借用多半是为适境歌咏而发,表现其在梵境中的自我体悟及对心态的调

整,与居士佛徒的禅悟或皈依之趣有明显差别。

陆游诗中也透露一些禅修表现,如《冬夜独酌》云:“颓然坐睡蒲团稳,残火昏灯伴五更。”诗即写其蒲团经历。他与禅僧法师也有所交往,如与中岩圆老、宝印大师、佛照禅师等都有一定交情。其《小昭庆院讲僧旧在都下与之相从今没已久见画像于院中作诗吊之》诗云:“曩岁曾陪夜讲灯,伏犀插脑齿如冰。”表明其曾夜陪讲僧参与法事活动。苏、黄诸人有频繁的访僧经历,并相与探讨佛理,他们与佛门大德的诗偈往来影响更著,而陆游在此方面却难与之比肩,其集中仅有《寄径山印禅师》《仰首座求钝庵诗》等少量诗属于此类。虽然在诗中也偶有化用禅典之笔趣,但陆游对佛典的钻研是有限的,因而他自愧在此修养方面的浅薄功夫,《哭径山策老》即道:“放翁大欠修行力,未免人间怆别情。”尤其是他还表露过入寺不寻僧的态度,如《山行》诗云:“入寺不寻僧,自爱松风寒。”表明自己造访佛寺的主要意图是观游赏景,而非谈禅问道。相较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典型的佛禅居士,陆游诗中的相关内容大为减少,在亲佛修禅方面,陆游只能算是浅尝辄止的体验者。

受当时佛教及社会文化影响,陆游也写过一些佛寺文,如寺院记文、佛殿碑铭、禅师像赞等。然细审不难发现,陆游在这些文字中对佛理的阐述和发挥实不多见,倒是更倾向于借僧人坚韧的弘法精神来进行现实说教。如他在《建宁府尊胜院佛殿记》中极力称许主僧怀素修建佛殿的刻苦艰忍,而非如苏、黄等人倾向于佛理观照。《泰州报恩光孝禅寺最吉祥殿碑》起手写道:“天下无不可举之事,亦无不可成之功。始以果,终以不倦,此事之所以举,而功之所以成也。”^{[4]卷十六,183}接着便以较多笔墨来称颂长老德范勤勉之德,述其克服物力之艰,倾心造殿,从而表其坚韧不拔的敬佛精神,文中基本避开对其佛法造诣和修养功夫的评论。淳熙十年(1183)十一月,陆游作《圆觉阁记》,其时他已身在“山阴大泽中”。若从机缘来说,此时他是最有可能与佛禅打成一片的,但他对《圆觉经》的“广大无边”之理并未作深入发挥,仅就宝印注《圆觉经》对佛教经义的统一之功作出评述,基本属于局外者的客观评价,亦未涉及义理的深层探讨。

综合以上事实,大体可见陆游对佛禅体验不深,佛教信仰趋于淡泊,他与僧人的交往及写作佛寺类文章主要受时习所染,是当时士大夫与寺僧人际交往时常有的表现。陆游对佛寺的频繁造访及其诗中较多的梵景书写不能简单地归于亲佛修禅,而更多地应在宗教之外探寻其成因和旨趣。

二、寺游之趣与古迹考证

与其相对淡泊的崇佛思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陆游对佛教空间——寺院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他不仅频繁造访僧寺,且常常将其所历所感形于诗文,其写景诗、记游诗尤多涉及寺院。

(一) 寺游兴趣

陆游既有远赴南郑的抗金体验,也备尝转仕州县的艰辛,他还长期游走于行役与乡居之间,“行路万里,脚踏千山”是其人生轨迹的高度概括,其丰富经历为其僧寺造访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百八十寺,要须寺寺游。”放翁深好寺游一方面是缘于其亲近自然之雅尚。《天王广教院在戴山东麓,予年二十余时与老僧惠迪游,略无十日不到也》诗云:“游山如读书,深浅皆可乐。道边小精舍,亦自一丘壑。”将悠游山寺与书斋读书相提并论,并肯定二者具有相通之趣,从中可见其融合自然的人文情怀及风范。寺院多建于山水形胜之间,其境偏于幽玄清远,是文人投身自然的极佳通道和去处。一般来说,文人造访佛寺多与悠游山水、赏景释怀深有关联,这一点在陆游身上有明显体现。他在寺院游赏中对自然之景深于观察和领略,从其众多佛寺诗偏于自然书写即可见出,陆游对山光水态、花鸟云石等常常做细心观照和生动再现。如《游弥牟菩提院,庭下有凌霄藤附古楠,其高数丈,花已零落满地》诗对

寺庭古楠、凌霄花即作了生动状写,其钟情自然之趣跃然纸间。《游云山诸兰若》道:“花过木阴合,溪云生莫凉。牛行响白水,鹭下点青秧。古寺宛如昔,稚松森已行。耆年不下榻,童子为烧香。”诗人所游诸兰若深隐丛林,行游寓目之景如花木溪云、响水飞鹭等灵性可人,充溢自然之逸趣。此诗题虽拟为游寺,实为泛化之山水游。其他如《游大智寺》《发黄州泊巴河游马祈寺》《游修觉寺》《游淳化寺》等亦相类,寺院或为其登游的终点,或为山行中驻足之地,其诗往往随视点移动而落笔于山寺与自然之间,多表现山光物态之美,均可归入山水诗之列。

尘外之境有助于消除游宦者世虑,并调和其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仕宦中的陆游难免为俗务所缠,时而陷于身心疲惫,如其《游圆觉乾明祥符三院至暮》诗云:“成都再见春事残,虽名闲官实不闲。门前车马闹如市,案上文檄高于山。”“文檄高于山”句形象地写出官务冗繁、难堪重负之累。苦于世务者易生归心自然之想,而寺院与自然相通,在幽玄侘寂中不乏人文气息,颇有利于缓解仕宦者忧虑。陆游对此颇有心得,其《游大智寺》诗道:“偷闲访野寺,系马追一笑。”即表示山寺有调适身心之效。《宝积寺》诗云:“偶来游古寺,景逐眼前生。岩上高僧坐,林间野客行。望穷沧海远,吟久暮云平。此境真难到,登临暂适情。”“适情”是诗人登临梵境所得之有益补偿,也是驱动其游寺的内在力量,因而造访佛寺几为诗人闲适中常事。如《春思》云:“江浦时时逢画楫,寺楼处处听新莺。”《春日访客于逆旅及郊寺感而有赋》云:“店壁拂尘寻旧字,寺楼极目送斜阳。”寺院还是避暑的佳所,《送梁谏议》诗道:“篮舆避暑云门寺,应过幽居听水声。”秋日游赏山林野寺可使灵府清空,忧闷渐消,其《秋夕排闷十韵》诗道:“野寺观冬杙,丛祠祷岁丰。行歌与坐睡,处处现神通。”《秋尽自遣二首》云:“游山携一钵,到寺即开单。”而冬日游寺亦当别有闲适,其《初冬杂题六首》之一云:“江南寺寺楼堪倚,安得身如杜牧闲。”

陆游有大量的记梦诗,诗中再现的情景也多涉及寺院。其梦中寺境静寂幽玄,或月出东山、水流西涧,或孤灯对影、静卧幽思,其情冲淡萧散,与境浑然相谐。如《梦游山寺,焚香煮茗,甚适,既觉,怅然以诗记之》云:“平日居山恨不深,暂来差足慰幽寻。僧归共说道逢虎,院静惟闻风满林。毫盏雪涛驱滞思,篆盘云缕洗尘襟。此行殊胜邯郸客,数刻清闲直万金。”《梦中作游山绝句二首》其一云:“寺楼已断暮钟声,照佛琉璃一点明。不道溪深待船久,老僧惊怪太迟生。”陆游还写梦中与禅师老衲相遇的情景,其境多在寺中,如《梦入禅林,有老宿方升座,或云通悟禅师也》《九月十八夜梦避雨,叩一僧院,有老宿年八十许,邀留甚勤,若旧相识者,梦中为赋此诗》。夜梦僧寺的同时还反映了其它活动内容,如与友朋钱饮山寺,《夜梦与宇文子友、谭德称会山寺,若钱予行者,明日黎明,得子友书,感叹久之,乃作此诗》云:“夜梦集山寺,二三佳友生。相顾惨不乐,若有千里行。”以上托之梦境的寺院游访经历是其现实生活的一个侧面,或者说是诗人寺游的再现和延续。

陆游对寺院的游访非止于一时一地,而是其一生之好尚,即便至于暮年,其诗中仍有大量流露和吟赏。如《身世》云:“即今老眼无开处,又向城南倚寺楼。”《江郊》云:“老岂题桥柱,愁惟倚寺楼。”《法云僧房》云:“八十衰翁有底忙,水边山际亦依俜。……数点青灯经野市,一炉软火宿僧房。”由此看来,寺院既为陆游现实生活中的游赏空间,也是其适情会意的心灵空间,乃至诗意存在的精神空间。

(二)古迹考证

陆游造访佛寺有不同于一般文人游客之处,即不止于观景游赏,他对寺院的沿革兴废乃至相关的名物地理等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留下许多有价值的考察记录。如其《入蜀记》中有不少考证古迹的内容,四库馆臣有评:“于山川风土叙述颇为雅洁,而于考订古迹尤所留意。”^{[6]卷五十八,530}其中对佛寺的追索较多。如:

(六月)十五日早,过吕城闸……又至梁文帝陵。文帝,武帝父也。亦有二辟邪尚存,其一为藤蔓所缠,若禁缚者,然陵已不可识矣。其旁有皇业寺,盖史所谓皇基寺也,疑避唐讳

所改。^{[5]卷一,6}

(六月)二十二日,郡集卫公堂后圃,比旧唯增染香亭。饮半,登寿丘普照寺终宴。寿丘者,宋高祖宅,有故井尚存。寺本名延庆,隆兴中复,泗州有普照寺,僧奉僧伽像来归寓焉,因赐名普照寺。^{[5]卷一,7}

以上琐细记录皆为陆游针对寺院形迹考察所著文字,属佛教地理学的一手材料,对佛教史及佛寺研究想必有其特定价值。

陆游对他人笔录中涉及的寺院情况也颇有留意,对其来龙去脉,亦详做考订和推理。如笔记写道:“会稽镜湖之东,地名东关,有天花寺。吕文靖尝题诗:‘贺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轩窗向水开。不用闭门防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今寺乃草市通衢中,三面皆民间庐舍,前临一支巷,与诗殊不合,岂陵谷之变遽已如此乎?或谓寺本在湖中,后徙于此。”^{[7]卷六,82}此趣在其仕蜀期间也时有表现,如对青城山的佛寺分布情况,陆游即联系有关名山作了相应考察:“天下名山,惟华山、茅山、青城山无僧寺。青城十里外有一寺,曰布金,洪水坏之,今复葺于旁里许。”^{[7]卷四,55}此类记载虽寥寥数笔,却颇能彰显一位士大夫诗人的文化视野与情怀,其用心为后世研究者了解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与名山的融合提供线索,体现一定的学理性。

三、物质依赖与精神超越

如上所述,游赏与考察是陆游时常造访佛寺的一个方面。此外,他于寺院还有切实的诉求,关涉其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双重体验,前者主要表现为行旅中对寺院的食宿依赖,后者则为追求精神超越而频繁寺居。

(一) 食宿依赖

盛唐以来,寺院对造访过境者多有提供食宿之便,如李白贬夜郎沿途已如是,其《流夜郎永华寺寄浔阳群官》诗中道:“暝投永华寺,宾散予独醉。”^{[8]585}中晚唐时期,寺院经济渐趋衰弱,但在扶危济困方面仍屡有惠利。宋代佛教得官方持续扶植,寺院经济偏于繁荣,游客食宿于寺更为便利,这为行旅者依赖佛寺提供了物质条件。陆游即为此方面的受益者,在行役途中他屡屡憩宿僧寺,如其西行入蜀几乎无日不依赖佛寺,这些经历在其诗文中屡有反映。如《入蜀记》载其行踪:“十四日早,见知州……至东岳庙观古桧,数百年物也。又小憩崇胜寺纳凉。”^{[5]卷一,5}十月二十日的行程:“二十日早,离归州,出巫峰门,过天庆观。……饭于灵泉寺。”^{[5]卷六,56}其诗中相关经历尤多,如《华亭院僧房二首》云:“悠悠马上困思茶,休歇僧房到日斜。”《之广都憩铁像院》云:“道边得古寺,欣然具晨炊。”

陆游经常有夜宿僧寺的体验,如《宿沱江弥勒院》云:“衰年愁客路,野寺憩衣囊。”《予行蜀汉间,道出潭毒关下,每憩罗汉院山光轩,今复过之,怅然有感》,该诗题透露自己为此寺之常客。其诗有不少径以“宿”“投宿”等字入题,其事发生于寺院者偏多。如《大雨中离三山宿天章寺》《眉州郡燕大醉中间道驰出城宿石佛院》《中夜投宿修觉寺》,等等。有些诗题虽未明示,但所写经历实同。如《布金院》云:“夜投萧寺清无寐,楼角三更月满川。”《马上》云:“迷行每问樵夫路,投宿时敲竹寺门。”《鹅湖夜坐书怀》云:“夜宿鹅湖寺,槁叶投客床。”《青村寺》云:“短鬓星星身欲老,小楼微月宿青村。”此外,陆游还屡用“客”“寓”“寓居”等字入题,反映宿居僧寺之迹,如《客多福院晨起》《夜抵葭萌惠照寺寓榻小阁》《龙兴寺吊少陵先生寓居》等。

(二) 山居体验

以上诸多宿寺经历常常迫于现实之困,即为满足行役中食宿所需,造访佛寺,并非兴趣所然,实属物

质层面的诉求。不过,陆游居宿山寺还表现为一种超越物质的精神体验,这种选择或多或少地受到笃志修禅者为远避尘累而求山居的习尚影响。僧人出家是为“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根据古代隐士的经验,空山林谷最宜静修,佛教史上也一贯倡导这种居山林、饮涧水的清修方式。如《佛祖历代通载》道:“古之隐君子及学道之士,多居山林,木食涧饮,槁项黄馘,自放于方之外。”^{[9]卷二十,111}《长阿含经》《楞伽经》等佛教诸经也充分肯定“宴处山林”“能见自心”的教义。随着佛教世俗化及儒释融合,佛家远人间、处山林的趣味也逐渐同化着文人士大夫的休养方式,寄榻僧舍愈来愈成为宋代士人休养身心或逃禅避俗的清雅选择。如王安石《休假大佛寺》诗道:“罢惫得休假,衣冠倦趋翔。挟书聊自娱,解带寺东廊。”^{[10]218}苏轼守杭时期频频造访寺院,休榻佛寺为其习禅静心的常见选择,其《沐浴启圣僧舍与赵德麟邂逅》诗云:“酒清不醉休休暖,睡稳如禅息息匀。”^{[11]卷三十六,1939}二者寺居显然不是迫于“无以为居”之故,而是为在幽境中获得自适或禅悟。陆游虽然不热衷习禅,但其喜居僧寺则多少受到这一习尚的浸染,其《山寺》诗道:“喜投禅榻聊寻梦,嫩为啼猿更断魂。”《寺居夙兴》诗云:“闲居无一事,睡少自夙兴。空庭翠雾合,高树红日升。曳杖绕四廊,悄然不逢僧。厨烟俄漠漠,鱼鼓亦登登。晨粥香满堂,梁肉坐可憎。匡山在何许,吾将买行滕。”此诗极少禅理的汇入,而主要以清雅之境反衬内心恬淡,其趣多在求静安闲上。

它诗如《寺居睡觉二首》其一云:“虚窗寂寂夜三更,灯敛残光避月明。老懒只贪春睡美,愧闻童子诵经声。”也表达了在幽境中的闲适超逸。如此心志与其向往从军的热切豪情反差极大,其意态与僧人山居修持似有几分相像,衬托出陆游近于超然远俗、弃绝名利的隐者情怀。这一旨趣在陆游奉祠和归老时期有更为突出的表现,如《题寺壁》云:“庵居浑似罢参僧,除却痴憨百不能。”作于嘉泰四年(1204)的《客亭》诗道:“久从野老非生客,惯寓僧庐胜在家。”其疏散姿态与僧人野客等已无差别。

四、诗性省思与梵景书写

外在环境及经历是影响诗人创作的一重要因素,陆游的寺院造访及体验为其诗情之起、诗思酝酿及梵景书写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 诗性省思

游乎寺境是一种身心自适,对于诗人来说又是关乎诗事的体验。寺院之清邃易于感发游者的幽独情怀,对游宦之士则可能触动其怀乡思绪。如苏轼《法惠寺横翠阁》云:“春来故国归无期,人言秋悲春更悲。已泛平湖思濯锦,更看横翠忆峨眉。”^{[11]卷九,426}《游净居寺》云:“钟声自送客,出谷犹依依。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11]卷二十,1024}不能不说,其乡思情绪多少有受寺院清境气氛的影响。陆游在寺境中也有类似情愫产生,如《夜抵葭萌惠照寺寓榻小阁》诗起句写道:“亭驿驱驰髀肉消,故山归梦愈迢迢。”《过鱼蛇市小寺》诗云:“嗟予独何为,贪禄忘故园。”有时他还心生厌弃仕途、归隐林下之想,如《西林院》诗云:“安得弃官长住此,一杯香饭荐珍蔬。”

正因为这种身世情感的触动,身临寺境的诗人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陷于诗理的解悟中,形成内在的诗性省思。陆游在此方面有较典型的表现,如其《开元寺小阁十四韵》诗道:“近山卧蜿蜒,远山高嶙峋。朝看雨空蒙,暮揖云轮囷。赋诗有宿诺,下语终未亲。……缓烧海南沉,细碾建溪春。是间傥有句,可与屈宋邻。诗如奋蛰龙,夭矫不受驯。使可造次得,何异池中鳞。世有扰龙手,愧我非其人。诗不已就乎,着眼勿逡巡。”诗中“诗”字三次出现,“诗如奋蛰龙,夭矫不受驯”,以一生动比喻把诗思难可言说和把握的情状形象地传达出来。从内容来看,此诗既为写景诗,也称得上是一首论诗之作。寺院体验常使陆游诗情郁勃、诗思荡漾,他对此颇有自省。《钓台见送客罢还舟熟睡至觉度寺》云:“昔如脱渊鱼,今

如走山鹿。诗情森欲动,茶鼎煎正熟。”其诗思明畅之感在《自真珠园泛舟至孤山》一诗中有更明确的表达,其道:“宦情不到渔蓑底,诗兴偏于野寺多。”

诗性省思是陆游对诗人身份的一种自我体认,从中不难发现,寺院为其诗性自觉提供了有益空间。

(二) 梵景书写

以上讨论中已广泛征引了陆游的诗作,这些诗,或写景,或述行,或抒怀,内容丰富精彩,足以勾勒其与寺院的密切关系。以下就陆游诗对寺景梵境的书写角度、内容及特色等作进一步分析。

1. 寺景的多视角呈现

寺院作为佛教发展的实体,其自身又是一种对象。随着佛寺分布发展,晋宋时期,崇佛文人已渐渐意识到寺院的独立审美价值,并作为对象而加以咏唱,产生一些咏寺之作。陆游大力作咏寺诗,就视角来看,他对寺景的观察有近审和远观之分。近审主要呈现的是亲临佛寺所见之景,其诗对此有细微生动的描写。如《城西接待院后竹下作》写道:“古佛不妆香火冷,瘦僧如腊袈裟破。”状佛像剥蚀、僧瘦衣败的清冷之境。近审往往更见僧寺的侘寂幽玄,如其寺院诗中至少有四首题为《山寺》之作,五、七律各两首,颇见其入微体察,此各引一例:

信步得佳寺,入门吹断香。林深栗鼠健,屋老瓦松长。

吊古增凄怆,凭高寄慨慷。匆匆兴未尽,新月映方塘。

(《山寺》其一)

寺门压石危欲崩,槎牙老松挂苍藤。风传上方出定磬,雨暗古殿长明灯。宿林野鹑惊复起,争栗山童呼不应。溪南闻道更幽绝,明日裂布缝行滕。

(《山寺》其二)

以上二诗皆以写景见长,尤其善于通过具体的物态来状写山寺的清寂,如上诗中“林深栗鼠健,屋老瓦松长”“风传上方出定磬,雨暗古殿长明灯”,这些生动描写皆为诗人近审所得。陆游惯于写山林野寺,其笔下呈现了宋世山间佛寺的系列实景。如《初夏十首》其八:“隋家古寺郡西南,寺废残僧只二三。藜藿满庭尘闇佛,时闻铙鼓赛春蚕。”《纵游深山随所遇记之四首》其四:“古寺萧萧不见僧,飞甍满屋老泉鸣。空房终夜无灯火,断木支门睡到明。”《野寺》其一云:“僧壁题名半阙讹,重来叹息屡摩挲。”在其笔下,野寺虽显残陋,然天然之趣不减反增,读来更具清远之韵。再如《舍北行饭》:“野寺僧残尚钟鼓,官堤舟过见帆樯。”《暮秋书事》:“旗亭人熟容赊酒,野寺僧闲得对棋。”陆游喜欢给那些不知名的山寺冠以“野”字,或制于题,或形于句,并发掘其中的审美特质。其做法常常是对寺内外之物景作融合观照,如对僧、佛、灯、殿等内景与寺外之云、树、雨、雪、苔、泉、鸟、鼠等物加以双向摹写,将佛教空间与自然物态进行关联互动,呈现出萧散清远之境。

诗人还经常通过远观视角来写梵境,勾勒出梵宇的整体轮廓或局部特征。如《寄天封明老》云:“圣寺参差石桥外,仙蓬缥缈玉霄东。”《行武担西南村落有感》:“一径松楠遥见寺,数家鸡犬自成村。”后者将寺院置于松楠相映的远镜头下,并借以鸡犬之声的映衬渲染,使景象透出水墨画的淡远韵味。陆游还通过侧面或局部的点染以作暗示,如写寺门句有:“路穷寺门出,林阙溪桥横。”(《杂感十首》其十)“寺门欲近山若拆,老树苍崖含古色。”(《游疏山》)“寺楼”一词在其诗中也屡次出现,如《早发新都驿》云:“寺楼插苍烟,沙泉泻幽窦。”在朦胧隐约之烟霭中,梵景愈显缥缈空灵。

陆游谙于“深山藏古寺”之画理,其寺境摹写手法因而深具画家笔意。如《罗江驿翠望亭读宋景文公诗》云:“陂水近人无鹭下,烟林藏寺有钟来。”《寒食日九里平水道中》云:“乱云重迭藏山寺,野水纵横入稻陂。”《郊行》道:“并溪密竹巧藏寺,夹道新麻高没人。”上诗分别假烟、云、竹作障隐,生动渲染了寺院的幽隐境界。再如《书村店壁》诗道:“寺阁重重出山崦,渔舟两两破溪烟。”以“出”字状寺阁高耸挺

立,以“破”字形容渔舟的极速行驶,此笔法使寺阁呈现一定的动态感,对深藏山崦的寺阁作了妙笔烘托。另如《泛舟》云:“叶凋山寺出,溪瘦石桥高。”《秋晚》云:“木落寺楼出,江平沙渚生。”诗人以偶对句式一状寺景,一写自然,寺景随自然节律之变而或隐或现,颇具奇巧之感。

2. 寺钟的视听交织

钟声是最能暗示寺院存在的音响,它也属于梵景的一部分。周裕锴先生在分析唐诗中的寺庙钟声时说:“钟声能创造出一种想象中的绘画境界,借用当代西方地理学术语来说,叫作‘声音风景’(soundscape)。钟声是一种音乐,而音乐作为一种诉诸心灵的浪漫型艺术,能够自如地唤起人们对似真非真的美景、将信将疑的世界的想象。”^{[12]99}佛寺钟声雄浑悠远、绵邈空灵,最能使人产生佛教联想,并塑造出一种清旷的境界。

陆游对梵境钟声惯于细心审听和感悟,《秋夜闻兰亭天章寺钟》一诗把秋夜听钟的感受做了详尽渲染。诗道:“绝湖上兰亭,不过一炊顷。湖废缭堤行,往返常毕景。犹有古寺钟,迢迢下重岭。烟云含莽苍,风露共凄冷。萧然草堂卧,度此清夜永。百念一洗空,于焉发深省。”该诗逐层转进,先听觉而触觉,进而感之思绪与心境,钟声似一股清流萦回跳荡于心灵,营造出清玄的音乐意境。

陆游对梵钟的敏感与其经久体察前人诗作的相关描写似有一些关联。唐人张继《枫桥夜泊》诗所渲染的夜半钟声久负盛名,后世读者无不为之动容生情,多视之为羁旅客愁的经典写照。陆游对此诗有独到体悟,并对当时争讼不休的夜半钟声之悬疑作了一番考辨。其笔记写道:

张继《枫桥夜泊》诗云:“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欧阳公嘲之云:“句则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钟时。”后人又谓惟苏州有半夜钟,皆非也。按于邺《襄中即事》云:“远钟来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秋夜宿会稽严维宅》诗云:“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钟。”此岂亦苏州诗耶?恐唐时僧寺,自有夜半钟也。京都街鼓今尚废,后生读唐诗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况僧寺夜半钟乎?^{[7]卷十,130}

陆游对唐人“夜半钟”诗例信手拈来,其反驳欧公“夜半不是打钟时”之论理据充分,令人信服,这足以表明他对唐诗中的钟声描写谙熟于心。不仅如此,他还亲到寒山寺感受此传世钟声,《宿枫桥》诗云:“七年不到枫桥寺,客枕依然半夜钟。风月未须轻感慨,巴山此去尚千重。”这些体验和模拟增进了陆游对寺钟的情境把握,他常常随钟声回响而泛起郁郁诗情,这是一种诗情的感染与诗思的启迪,其《步至湖上寓小舟还舍五首》其五云:“疏钟起诗思,迢递度烟津。”他还在伴听钟声中苦吟,进入运思之境。如《蜻蜓浦夜泊》云:“斯游谁道伤幽独,犹有残钟伴苦吟。”

对常人而言,钟声实无特别玄奥之处,然经诗人所感,梵钟似乎有无限的妙韵,其远近大小或时空季节变化都会给诗人以不同的视听感受,故而其钟声描写异态频出,韵致生动。这一点在唐诗中已有初步体现,周裕锴先生对此曾做过分析,他说:“我们注意到,唐代诗人在描写钟声时爱在‘钟’字前加上这样几个形容词:‘疏’‘霜’‘清’‘夜’‘晚’‘暮’‘晨’‘远’‘微’等,这些形容词从不同角度规定了钟声的性质,使得我们有可能根据其性质来探索寺庙钟声独特的宗教魅力和艺术魅力。”^{[12]96}唐代诗人的群体智慧为陆游的钟声书写提供了有益借鉴,加之他用心揣摩和效仿,使其笔下的钟声颇有出新之质。

就类别而言,陆游诗中的钟声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一、表音域声调的,如:疏钟(疎钟)、残钟(钟残)、微钟;二、表时段性的,如:晓钟、午钟、暮钟、昏钟、暝钟、半夜钟、饭后钟;三、表季节性的,如:秋钟、霜钟;四、表声源方位的,如:隔云钟、隔城钟、出坞钟、出谷钟、邻钟、烟钟等。此外,他还在“钟”前附以“寺”“野寺”等字,形成如寺钟、寺里钟、寺楼钟、古寺钟、野寺钟等。此以“疏钟”为例观其妙趣。

寺阁疏钟动,渔村远火明。(《自妙相归将至杜浦堰舟中作》)

卧载蓝舆黄叶村,疏钟杳杳隔溪闻。(《夜行宿湖头寺》)

忽听疏钟知寺近,笑寻沙路上牛头。(《舟中三首》其二)

“疏钟”之音清远悠扬,很能激起听者淡泊闲静之思,“比其他任何意象都更能象征禅的本体和诗的本体”^{[12]99}。钟声作为一种可听而不可视的意象,如果仅就音质声调上反复摹写,难免会产生雷同单调之感。为突破此限,陆游常常融合视听,如此,其笔下梵钟既有声之感心,又有形之悦目。如他常借烟、云等这类轻灵缥缈之物来作烘托,使钟声一改听觉上的单调而变得形声俱美,丰富了钟声的审美韵味。陆游诗中有不少与“烟”相并的钟声,如:

野岸鸣枯叶,烟林度晓钟。(《沔阳夜行》)

一点苇间火,数声烟外钟。(《龟堂雨后作》)

钓船随鹭宿,烟月伴钟残。(《夜泊》)

野寺烟钟远,村墟绩火微。(《初夏出游》)

湖阔烟钟来缥缈,林疏渔火见分明。(《步月》)

对于这种状写之妙,周裕锴先生有精当评价:“当钟声和轻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便幻化为一幅淡远的水墨画,远山的落日余晖渐渐消逝,苍茫的烟雾飘忽在寂寥的原野上,孤独的僧人回归山中的古寺,可以说,‘烟钟’是音乐境界融入绘画境界的最佳范例。”^{[12]99}由此来说,陆游也称得上是将“声音”作画境转换的积极尝试者。

另外,陆游还喜欢在诗中用杳杳、缥缈等叠词和连绵词来修饰钟声的听觉效果,常见的有“杳杳”“昏昏”“迢迢”“渺渺”“悠悠”“缥缈”等。而此类词又时与“疏钟”连用,进一步强化了梵钟的质态与意蕴,如:

袅袅风中笳,昏昏云外钟。(《翠围院》)

冬冬传社鼓,渺渺度楼钟。(《野兴》)

连娟镜湖月,缥缈宝林钟。(《幽居》)

昏昏横霭凭轩见,杳杳疏钟隔岸闻。(《雨中至西林寺》)

寒水茫茫浸月明,疏钟杳杳带霜清。(《冬夜独酌》)

卧载蓝舆黄叶村,疏钟杳杳隔溪闻。(《夜行宿湖头寺》)

模拟的生动形象往往缘于体察鉴赏的精致细微。陆游钟声描写的多变手法与其惯于静听妙赏有关,他诗中反复写到卧听疏钟的情态,尤其对枕上听钟的感受有独特体会。如《雨夜作》云:“钟残抚枕叹,归梦几时成。”《将至京口》云:“卧听金山古寺钟,三巴昨梦已成空。”《午醉径睡比觉已甲夜矣》云:“一醉辄至暮,卧闻湖寺钟。”或闻钟而乡思渐起,或闻钟而怡然自适,或听钟而叹身世飘零。卧听寺钟似为陆游生活中的一种别趣,如其《书斋壁》诗云:“晚窗睡觉添幽事,卧听兰亭古寺钟。”再如《幽居》云:“曲几坐看窥户月,短篷卧听隔城钟。”如果说“卧闻”尚多少有无意而听的成分,那么“支枕听”就是把钟声当作动心的音乐主动加以欣赏了,如《秋思》云:“一径苔侵四壁空,北窗支枕听秋钟。”

以上听钟经历中,诗人或身在寺榻,或与寺境相接。比较而言,寺榻听钟更易于勾起诗人的身世之感,也更能产生诗与境谐的艺术效果,这也正是陆游乐于体验的一种意境。正如他在《自咏》诗中所道:“何时却宿云门寺,静听霜钟对佛灯。”

在中国诗歌史上,陆游的创作在量与质上都取得卓异成就,并有其独特风格。钱仲联先生对其诗艺颇有肯定,他说:“陆游诗的艺术风格,具有奇秀、豪横、沉雄、雅健、空灵、超妙、淡远、明丽等各种特色。”^{[3]前言,6}其中“空灵、超妙、淡远、明丽”等特征显然与其慷慨激越的从军诗不甚相关,但在他众多的山水僧寺诗中却有集中体现。联系陆游一生与寺院的多元遇会,我们对其诗中的梵景书写会有更深入的体会,并由此而增进对其诗的艺术加以整体把握。

[参 考 文 献]

- [1] 施宿等. (嘉泰)会稽志[G]//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4册. 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
- [2] 李心传. 安吉州乌程县南林报国寺记[G]//全宋文:301册.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3] 钱仲联注. 剑南诗稿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4] 陆游著. 马亚中,涂小马校注. 渭南文集校注[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 [5] 陆游. 入蜀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6] 纪昀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7] 陆游著. 李剑雄,刘德权点校. 老学庵笔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8] 李白著. 王琦注. 李太白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 [9] 念常. 佛祖历代通载[G]//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十九. 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92.
- [10] 王水照主编. 王安石全集(第五册)[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 [11] 苏轼著. 孔凡礼点校. 苏轼诗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2] 周裕锴. 唐诗中的寺庙钟声[M]//梦幻与真如—佛教与中国文学论集.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Lu You's Visit to the Temple and Description of the Temple Environment in his Poetry

Zuo Fusheng

(Editorial and Publishing Center,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331, China)

Abstract: Lu You showed his great ambition to serve the country and recover the national territory. He also showed great interest in enjoying the natural scenery and visiting buddhist temples. His visit to buddhist temple had both material and spiritual appeal. The former was mainly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food in the journey. The latter was influenced by the buddhist practice that “living in the forest is conducive to understanding one's own mind”, he pursued of mountain-dwelling experience. It reflected his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At the same time, Lu also realized the process of appreciating nature and buddhist culture. The better claim of the temple stimulated the poet's poetic introspection and creative consciousness. Lu presented the painting transformation of landscape through the exquisite technique of audio-visual interweaving, and made the “soundscape” become vivid content of temple environment writing. Lu You's visit to temple was the real life foundation of his poetic style, ethereal, superb, distant and bright.

Keywords: Lu You; temples; visit; temple bell

[责任编辑:刘力]